

場景一：成都皇宮 人物：劉禪、黃皓、傳令、諸葛瞻

（只有劉禪和黃皓）

劉禪：（唱）古松蒼蒼遮山壁，成都繁華勝於昔，

聖君明臣無憂慮，新酒溢香糧有餘，

魏寇吳賊亂不已，自當安逸莫慌急。

黃皓：皇上，嘿嘿，皇上請安坐，適才女巫告訴我，犯我疆界的魏兵，將遭受天譴，全數死在荒郊野外。

劉禪：好！朕得好好獎賞女巫。

傳令：（奔上場）皇上～～小人有急報～～

黃皓：你有何急事？非得要此時進來說？速速說來，否則莫怪我重罰。

傳令：皇上，此乃真急事，據報魏兵已將江油城拿下，不日就要進軍綿竹。

劉禪：甚麼！！怎地如此？

黃皓：（唱）皇上莫聽他將胡言道，魏兵非神亦非妖，

猛虎插翅一日尚難到，此人魏國奸細不須饒。

傳令：皇上，在下句句屬實，此事已弄得滿城風雨，眾人皆知。

劉禪：那為何現在才報與朕知？

傳令：是...（指黃皓）

黃皓：皇上（打斷傳令），此事急迫，不如先命人前去綿竹一探究竟。（裝忙）

劉禪：黃皓，你是不是騙了朕？

黃皓：（迅速下跪）小人該死！小人以為區區一點魏兵不須皇上煩心，沒想到江油守兵如此沒用，竟投降魏國，我.....小人已調兵遣將.....。

劉禪：那女巫會通靈，是否也是你在騙朕？

黃皓：（繼續跪著）絕無此事！絕無此事！

諸葛瞻：下去，下去（傳令下場），這裡只需要俺衛將軍諸葛瞻來便可解決。

（唱）城內賤民皆知俺何人耶，諸葛孔明便是俺爹爹，

憑俺一身諸葛血，九州人中稱最傑，

胸中自有雄才略，八門困獸堅陣結，

飛天遁地星追月，七斗將助念神訣，

聲令到處醜類滅，六韜字句心不缺。

陛下，據聞魏兵來犯，偷襲江油小城，便沾沾自喜。

劉禪：諸葛將軍可有計否？

諸葛瞻：這可簡單，俺已命城西的巧匠，給俺做一尊俺爹爹的雕像來。

劉禪：諸葛丞相的雕像？有何用處？

諸葛瞻：陛下，且聽俺之妙計，兵法有云：攻心為上。那魏兵最怕俺爹爹，見此雕像，肝膽俱裂，正可一舉殲滅。

劉禪：敵將非凡夫也，恐.....。

黃皓：（插嘴）衛將軍，看來陛下不太喜歡你的妙計（挑釁）

(諸葛瞻動怒)

諸葛瞻：陛下，俺以諸葛之名起誓，必用三萬守軍殲滅那群狼狽之徒，諸葛一家絕無敗北之理。

劉禪：此事危急，朕可特許卿領白旄精兵...

諸葛瞻：莫非陛下不信諸葛之子耶？

劉禪：(無奈)好，那就照你說的辦罷。

(諸葛瞻跨出宮殿，有一諸葛亮木雕)

幕後(萬民)：(唱) 諸葛殺敵千千萬，身死五丈原魂留定軍山，

丞相英靈庇蜀漢，男兒群起奮勇不畏艱難，

諸葛殺敵千千萬，身死五丈原魂留定軍山，

慈愛永留荊益蠻，智慧長存衛將軍諸葛瞻。(諸葛瞻舉手，群眾安靜)

諸葛瞻：陛下，俺出征了！(眾人退場)

場景二：綿竹關外 人物：鄧艾、鄧忠、諸葛瞻、黃崇、蜀兵、魏兵

(有鄧艾、鄧忠，魏兵在兩將之後)

鄧忠 and 士兵：(唱) 白日蒼翠山林茂，陽盡陰來夜魅狂咆哮，

烈士鴻志如那山壁峭，初時步步健飛似鷗鴉，

輕衣便甲巾代帽，一山翻盡又見一山高，

尖石碎礫鑲我腳，鬼木怪枝扯我袍，

絕境磨去心中傲，顏容曾思霧中逃，

然司馬都督勤勉如明曜，引我賤軀今已至蜀門敲。

魏兵：將軍，三十里外探見蜀兵。

鄧忠：來了嗎！可知帶兵者誰？

衛兵：是，那軍旗上大大地印著諸葛二字。

鄧忠：是那令司馬軍師畏懼的諸葛亮，非也，他已經死了，難道是他的兒子嗎？

全軍，準備應戰。(退場)

(諸葛瞻、黃崇上場)

黃崇：將軍，將軍，務必聽我說，趁那魏兵營寨尚未穩固，帶兵出擊，他們後有山壁，前有追兵，必然軍心渙散，盡數消滅。

諸葛瞻：胡言，諸葛一族一向擅長防守，吾等只需於此平原上擺陣，守株待兔，何須進攻。

黃崇：將軍，功成名就只在此時，待那鄧艾整頓好魏兵，吾陣雖密，也必破無疑。

諸葛瞻：哈哈，誰能破俺爹爹八卦之陣？鄧艾搞小把戲襲得江油，豈可與俺相比？汝等莫小瞧此陣，且看俺將那鄧艾手到擒來。

黃崇：將軍！將軍！此戰一敗，蜀國必亡。

蜀兵：將軍，魏軍來了，帶兵者是鄧忠。

諸葛瞻：全軍，擺陣。

(武戲，諸葛瞻、蜀兵、黃崇打鄧忠、魏兵)

鄧忠：蜀人快快投降。

諸葛瞻：魏國狗滾出蜀國！！

魏兵：將軍！將軍！那個人是？

鄧忠：諸葛亮，諸葛孔明還活著！

諸葛瞻：敵人軍心已亂，隨俺殺！

（武戲，諸葛瞻、蜀兵打鄧忠、魏兵，魏兵輸）

諸葛瞻：今日先到此為止，鳴金收兵！（蜀兵、諸葛瞻、黃崇下場）

（鄧忠和魏兵在場上逃跑下場）

（鄧艾上場）

鄧艾：（看著攤在桌上的地圖）這地圖看來還是缺殘了些。

魏兵：（上場）將軍，鄧忠將軍回來了。

鄧艾：帶了幾顆敵將首級回來？

魏兵：將軍，鄧忠將軍慘敗。

鄧忠：（和另一魏兵上場）父親……

鄧艾：當著眾兵士面前逃跑，你還有臉回來？

鄧忠：父親，請聽我說，對面的將軍坐在四輪車上，是那令司馬都督魂飛魄散的
諸葛亮呀！

鄧艾：哼！我怎知你話可信否？又那諸葛亮即便活著，也已是八旬老翁，何以懼
怕至此？

魏兵：將軍，那真的是諸葛亮呀！小人年輕時隨宣文侯（司馬懿）出戰，見過他
面的。

鄧艾：哼哼哼，哈哈！！諸葛亮，諸葛亮！！

（唱）少時有幸見臥龍，精光半掩羽扇中，
我身寒門志不窮，願能與之決雌雄。

好，原來他真活著，那可好，可好了！！

鄧忠：父親，這時你還有心情叫好？

鄧艾：（唱）眾將眾兵士為何不醒悟？至此吾等非共榮則共枯。

鄧忠：（唱）對方豈是尋常村夫？今日吾等盡為蜀奴。

鄧艾：（唱）從今莫稱我為父，鄧家子孫竟志小又才粗。

魏兵：（唱）司馬鬼才亦深懼此怪物，非吾等有意辜負大都督。

鄧艾：（白）何懼之有！

（唱）莫非汝心尚覓歸路？不料汝等盡為愚蠢之徒，
歸路僅在前方不遠處，在那偽帝之城名喚成都。

鄧忠：這……

鄧艾：忠！予你兵力一萬，若再敗，軍法必不輕饒。（退場）

鄧忠：唉！遵旨。（退場）

（諸葛瞻、蜀兵和鄧忠、魏兵上場）

鄧忠：滅蜀即在今日！

諸葛瞻：見俺爹爹之面，汝等已無勝機，何不早降？

（武戲，諸葛瞻、蜀兵打鄧忠、魏兵，鄧忠、魏兵凌亂）

鄧艾：（出場）眾軍聽著，援兵已到，此陣精妙，不可胡亂行走。隨我來！

（武戲，諸葛瞻、蜀兵打鄧艾、鄧忠、魏兵）

鄧艾：哼！此陣真神陣也，然已用三十載有餘，至今竟毫無創新，帶兵者絕非諸葛亮也。汝者何人？

諸葛瞻：俺乃武侯之子，諸葛瞻也。

（武戲，諸葛瞻打鄧艾）

鄧艾：（唱）茅廬中諸葛村夫，生子不過爾爾蠢如豬。

諸葛瞻：（唱）未料今日竟為魏狗辱，必梟其首祭在爹爹茅廬。
別想逃！

鄧艾：著！

諸葛瞻：啊！（倒地，諸葛瞻斃）

鄧艾：諸葛亮之子居然中如此簡單地挑釁之計，諸葛一族衰矣。全軍，收兵。（全部退場）

場景三：蜀境野外 人物：白毘兵隊長、白毘兵、魏兵

白毘兵：（唱）成都近郊警鐘撞，男男女女攜家眷棄行囊，
白毘兵鐵甲錚錚雒縣往，沿途見虛牖來回守空床。

白毘兵：隊長，看到魏兵了！

白毘兵隊長：眾軍聽著，此刻正是吾等報效國家之時。

白毘兵：（大喝）

白毘兵隊長：諸位可還記得昭烈帝為何編組白毘兵？

白毘兵：吾等乃蜀國最強之兵，國家危急之時，吾等將化身成都之盾！

白毘兵隊長：諸位可記得武侯軍師之遺訓、陳到都督之奮勉。

白毘兵：歷歷在目！如雷貫耳！

白毘兵隊長：眼前的魏兵

白毘兵：一盤散沙！

白毘兵隊長：白毘兵

白毘兵：天下無敵！

白毘兵隊長：諸位別辜負了皇上的期待，殺！

（武戲，白毘兵打魏兵，魏兵慘敗）

白毘兵隊長：奇怪，魏兵為何如此不堪一擊，簡直毫無戰意。

白毘兵：隊長，是吾等勢如破竹，壓制了這幫匪類。

白毘兵隊長：非也，此事必有蹊蹺，快回報給皇上！

白毘兵：（呆滯了一下）是！立刻！

場景四：劉禪的夢境 人物：劉禪、黃皓、人聲

(劉禪的夢境)

劉禪：娘～娘～～妳在哪？為什麼離我而去？

幕後男(劉備)：阿斗，這是你的新媽媽，有了新媽媽，我們才可以和吳國結盟。

幕後女(保母)：快叫娘啊，快啊，哎呀，這孩子真是……。你不叫我會被懲罰的，野孩子怎麼都不聽話。

劉禪：這不是我的親娘，這不是我的親娘。

幕後女(孫尚香)：來，阿斗，跟娘一起回吳國看仲謀舅舅。娘會把你關起來當作人質，你爹才會聽吾兄的話。

劉禪：不要！不要！放開我！

幕後男(趙雲)：趙雲在此，請郡主娘娘放開少主。

劉禪：子龍！！子龍救我，子龍……

(現實)

劉禪：啊！(醒來)啊！(輕嘆)唉，大夢初醒，原來一切都是謊言，只有子龍……

黃皓：(上場)皇上，北地王來了。

劉禪：劉諶？吾兒來了？黃皓，你是不是又騙朕？

黃皓：皇上，小人怎敢欺騙皇上，北地王的確在宮中，皇后也在。

劉禪：走罷！

黃皓：是。

場景五：成都皇宮大殿 人物：劉禪、張皇后、劉諶、蜀兵、白毘兵

劉禪：(上場)諶兒。為何在此？

劉諶：稟告父皇，兒臣的斥候看到一支魏兵埋伏在成都郊外，特來告知。

劉禪：魏兵已經到成都了？

蜀兵：(和白毘兵上場)皇上，在雒縣的白毘兵有話要傳給皇上。

劉禪：過來說罷。

白毘兵：是。(和劉禪耳語，劉禪聽完驚慌，掉了帽子，隨即恢復鎮定)

劉禪：(撿起帽子)好，朕知道了。下去罷！(白毘兵和蜀兵下場)

劉諶：父皇。前線有何急事？

劉禪：(沉默良久，隨後嘆氣)唉，看來諶兒之言非虛，與白毘兵交戰之魏兵只是誘餌，你在成都近郊看到的魏兵，恐怕才是鄧艾的主力。

劉諶：即便如此，又何懼之有？(拿出錦囊，打開)

(唱) 陡聞近郊生奇變，幸留相父囊中箋，
字字如見相父面，遵此遺策搗魏營剩孤煙。

(白) 父皇，丞相曾說過，此城堅固，若兵臨城下，可用堅壁清野之計。依兒臣之見，應立即緊閉城門，並令白毘兵從雒縣急援成都，待及白毘兵歸來，便可開城迎擊，來個前後夾攻。

劉禪：皇后，你可有想法？

張皇后：我連一本兵書都沒看過，何以突然問我？

劉禪：皇后乃張飛之女，朕從不敢輕視，適才見皇后欲言又止，可是有話想講？

張皇后：我只是在想，若我爹爹是那魏將鄧艾，必已派奸細進入成都，以為內應。

劉諶：皇后是甚麼意思？

劉禪：諶兒，皇后講得沒錯，適才朕也想到了，別忘記你關羽叔公即是如此身死荊州。

張皇后：皇上，請恕賤妾直言，賤妾認為恐怕……恐怕在白毘兵前往雒縣之時，蜀國就已完全敗給了鄧艾。

劉諶：（氣憤站起）胡說！簡直妖言惑眾，就算魏兵已在成都內，我軍仍保有優勢，何以言敗？

張皇后：（唱）我已見烈火吞噬，魏蜀亂鬥毀城池。

今蜀漢腐爛至此，唯有開城保民何固執？

劉諶：（唱）量此婦人只怕死，不畏來日愧宗祠，

當年劉封之死先帝賜，豈可換一亡國天子？

張皇后：你怎可將此事說出來！

劉禪：（唱）殺兄非我劉公嗣，何苦相逼至於斯？

（氣憤下場）

張皇后：皇上！（追了幾步，後轉向劉諶）你…你雖為皇子，豈可在父皇面前說這種話！

劉諶：只怕再不明著講，我父可真成了賣國之君。

張皇后：你若真有愛國之情，那早該在皇上重用黃皓前，就應心懷擔憂，勤於勸諫。

劉諶：哼！這事豈不應由一國之后向皇上進諫，何時成了皇子之責了？

張皇后：你…

劉諶：與愚蠢婦人論事，實在令人疲憊。（氣憤下場）

張皇后：唉…勸諫、勸諫，如果不是爹爹之命，我為何還要勸諫？若不是為了蜀國無辜子民，你們要如何廝殺，又與我何干？

（唱）婦人寒夜錦被蓋，鳳紋窗外月皎白，

殘枝猶掛雪皚皚，眾人莫知孤女心事自懷。

幕後男（張飛）：汝姊妹今後必有一人嫁予太子禪。

幕後女（敬哀皇后）：是，爹爹。

幕後男（張飛）：爹所求無多，只需要汝姊妹盡心輔佐吾兄之兒，興復漢室，爹就滿足了。

幕後女（敬哀皇后）和張皇后：是，必然不負爹爹期望！

幕後男（張飛）：好，姊妹倆都是我張益德的好女兒。

張皇后：太子禪後來登了帝位，娶了姊姊為后，一切看似美滿，但……

幕後男（宮女）：娘娘，皇后病危。

張皇后：姊姊！

幕後女（敬哀皇后）：妹妹，我不行了，還記得爹爹的寄望嗎？姊姊的后位就交

給妳了。

張皇后：姊姊！妳和爹爹一般，有輔君之才，妹妹比不上姊姊。

幕後女（敬哀皇后）：妹妹！求妳了，蜀國的國運，就在妳和皇上手中……。

張皇后：（唱）今日窗外又皚皚，冷月高懸同慘白，

昭烈盛時已不在，環顧蜀宮皆狼豺，

我言蜀皇均不睬，無力匡輔非我願蜀國衰。

張皇后：我辜負了爹爹，我辜負姊姊，如今蜀國，除了前人英勇的故事，已經……
已經空無一物了。（倒地而哭）

場景六：趙雲廟 人物：劉禪、趙亢、趙亢之母、劉諶、張皇后

劉禪：（白）城內還有御林軍，應可與鄧艾耗到白晧兵回來。

（唱）蜀旗蔽日堅壁重重，川兵斷河戰吼隆隆。

前顧御林軍鐵騎馬駟駟，後盼我子民驚惶心忡忡。

（白）如此，必在城裡與魏兵一戰，一場血戰是不可避免的了。這下，可苦了我蜀漢子民。

劉禪：（轉向趙雲像）子龍，自懂事以來，朕唯獨信任你，今日朕可真不知該如何保國安民，你倒是說說話呀！唉…朕聽信黃皓，日日夜夜盼望女巫捎來你的口信，撫朕憂愁，但…

（趙亢之母扶著虛弱的趙亢上場）

劉禪：有人來也，朕先避避。（退到一旁）

趙亢：母親，我兵敗綿竹，辜負了蜀國，辜負了祖父，我死前一定要去祖父的廟，請求祖父的原諒。

趙亢之母（趙廣之妻）：這戰亂永不止息，不曉得要殺我趙家多少子孫才罷休！

（拜趙雲）（唱）先祖上趙下諱雲，平亂善戰性溫馴，

負北伐重擔不敵病邪侵，奈何劬勞只換冰冷戰勳。

吾夫趙廣北上頻，兵敗沓中死於軍，

今日戰亂竟未盡，熒惑攻心吾兒臨。

劉禪：哎呀！是趙雲之媳也。那拜趙雲之人，不就是趙雲之孫趙亢嗎？

趙亢：（跪拜趙雲像後，躺著）母親，我心事已了，無所罣礙，但也走不動了，這裡應該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了罷！比起死在野外的同袍，我死在祖父面前，已是萬幸。

趙亢之母：說甚麼魏將自投羅網，說甚麼蜀國皇帝英明神武，說甚麼必然得勝而歸，說甚麼自己是龍的化身。即便是龍，你一人贏得了千萬大軍嗎？吾兒如此捨命，所為何事？

趙亢：自然是為了蜀國。

趙亢之母：蜀國的存在，又是所為何事？

趙亢：自然是為了蜀民安居樂業。

趙亢之母：然蜀國國力本弱，近年來伐魏無功，國力更是大不如前，今日魏兵更

兵臨城下，何來安居樂業之有？

趙亢：母親，雖如你所講，然吾帝勤於內政，至今成都仍天下最為繁榮之都，吾帝只需減少物資出口，魏吳市場必然崩潰。

趙亢之母：人家魏國都打進來了，還想跟別人玩經濟戰？況且，那蜀國錦緞最易著火，魏國如果殺進城來，一把火，即便殺盡魏兵魏將，成都繁榮甚麼的，也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如此，還有安居樂業可言？

（劉禪震驚）

趙亢：母親，我生為蜀漢之民，死自然也該在蜀漢之地，怎可以，任由貪婪的魏國胡來…。(死亡)

趙亢之母：兒啊！兒啊！那個死不了的混帳皇帝，明明就知道自己的能力復興不了漢室，只因為自己姓劉，死賴在皇位上，你瞧，現在魏兵打過來了，你守阿，你守阿！你應該早就嚇得躲在皇宮的井裡面不敢出來了罷！真是窩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暈厥）

劉禪：（現身，搭著趙亢之母的脈搏）還活著，只是昏了過去。唉，妳雖為婦人，但洞察一切，妳所言甚是，罵得痛快。當上一代交給吾輩的資產成為負債之時，唯有謊言可以償還了，謊言麻痺了朕，所以…，唉，所以才讓黃皓小人得勢，朕還不惜趕走親弟劉永、趕走大將軍姜維……。

幕後男（劉永）：皇兄，千萬別重用黃皓，這類害蟲會侵害蜀國的！

幕後男（黃皓）：唷！是皇弟劉永呀！怎麼？想跟汝兄搶皇位了是否？

幕後男（姜維）：陛下，千萬別忘了諸葛丞相的教誨，黃皓這種人對蜀國無益！不得聽信呀！

幕後男（黃皓）：唷！升上大將軍就神氣啦？居然輪到你指責皇上啦？

眾蜀兵：（上場）怎麼了？啊！是皇上！皇上！適才吾等聽見此處有慘笑聲，特此趕來。

劉禪：朕沒事，厚葬這位男子，找太醫治好這位老婦。

眾蜀兵：是！（全部下場，剩劉禪）

劉禪：（唱）出生皇室苦滿樽，樽中濁酒喜自吞，
渾身麻木只信讖，欺己欺民欺乾坤，
大夢已醒細思忖，四十載無數官話何為真？
（看著趙雲像良久）子龍（突然深深一鞠躬）。

場景七：成都城外 人物：鄧艾、鄧艾（年幼）、鄧艾母、司馬懿

鄧艾：（唱）明日寅時烽煙揚，吾領眾兵破門牆，
蜀都繁華親手葬，魏將鄧艾凱歌昂。

鄧艾：今日魏可滅蜀，歸功於吾之才與司馬仲達之慧眼。

（年幼鄧艾上場，拿樹枝在地上畫東西，鄧艾下場）

鄧艾母：孩兒，孩兒阿！（上場）唉唷！怎麼又在這裡畫這些東西，也不知道鄧家到底造了甚麼孽，好幾代男兒都沒有出息。

鄧艾（年幼）：（瞪著鄧母）母……母親

鄧艾母：唉！講話也講不好，字也不認識幾個，又體弱多病。

鄧艾（年幼）：……山，我把山畫……畫出來了

鄧艾母：畫這些有甚麼用（大力踩掉）你，你到底有甚麼用？（追著打鄧艾）

鄧艾（年幼）：啊！母……啊！母…不…不要（跑給母親追）

（兩人皆下場）

（年幼鄧艾上場）

鄧艾（年幼）：嗚…嗚…，要…要趕快…趕快再畫一次，我…我快忘記了（在地上畫地圖）

（司馬懿和魏兵上場）

魏兵：大人來了！小乞丐去去。

（年幼鄧艾站直，瞪著司馬懿）

魏兵：走啊！看甚麼呢？（推年幼鄧艾，年幼鄧艾反抗）

司馬懿：小子，你在畫甚麼？

（年幼鄧艾繼續瞪著司馬懿）

魏兵：（大力推開）可惡小乞丐！還敢反抗（舉起腳要踏上）

鄧艾（年幼）：不要（嘶吼，撲過去護地圖）

司馬懿：（拉開魏兵）且慢，我有事要問這小乞丐。

魏兵：是。

司馬懿：你可知我是誰？

（年幼鄧艾繼續瞪著司馬懿）

魏兵：大人問話，你…

（司馬懿舉手制止魏兵）

司馬懿：我是大都督司馬懿，你剛剛畫的那個，是哪一座山？

鄧艾（年幼）：是…是…

司馬懿：（指著遠方）是不是那一座？

（年幼鄧艾點點頭）

司馬懿：（看著剛剛指的地方）簡直天賜奇才呀！滅蜀就在此人！

（其他人下場，鄧艾上場）

鄧艾：吾母雖無識人之明，然長我育我，出入腹我，勞瘁之極，母親望子成龍，何錯之有？待我滅蜀歸家，必定讓母親享盡榮華富貴。

（鄧忠上場）

鄧忠：父親，成都的內應已部署完成。

鄧艾：該交代的都交代的嗎？

鄧忠：是！孩兒已囑咐眾內應，寅時一到，先燒絲綢布帛，後開城門。

鄧艾：可惜了蜀國的布帛也。孩兒可怕死否？

鄧忠：回父親，不怕。

鄧艾：好，吾兒先休息去罷！

鄧忠：是！

（鄧忠下場）

鄧艾：（唱）今吾父子滅蜀國，直逼都城聲勢奪，
立功因知權在我，不以死人言使己陷網羅。

（鄧艾下場）

場景八：劉家宗廟 人物：劉禪、張皇后、劉諶、劉諶妻、劉諶二兒

（劉諶及其妻兒上場）

劉諶：（唱）吾見明月映波濤，猶如壯繆偃月刀，
又見后父舞蛇茅，虎目單挑錦馬超，
當年先帝身擋民渡長橋，臥龍浴火眾敵如螻蟻燒，
而今父皇基業喪孝節拋，軍旗盡裂蜀字在狂風飄。

（劉禪上場）

劉禪：吾兒！

劉諶：父皇！

劉禪：都已過子時了，吾兒何不早眠？

劉諶：父皇，降書送出否？

劉禪：（羞愧，搖搖頭）

劉諶：父皇來此，是否心中有愧，悔降魏國？父皇，此時尚不遲，請下令全城戒備，如今還可與魏一戰！

（劉禪猶豫）

劉諶：父皇更待何時？只需父皇決心，蜀國今日可不必亡。

（劉禪轉頭）

劉諶：（抓住劉禪皇袍）父皇……。

幕後男（太監）：（敲鑼，一慢三快）丑時到。

劉禪：（輕輕掙脫劉諶）

（唱）識得逐鹿已無望，聽巫信讖鬥志涼，

如今魏敵越門牆，也許心終能舒敞。

說心中有愧自是不錯，然吾心不悔降魏。

劉諶：啊（下場）

劉禪：諶兒…

劉諶：（帶一女二兒上場）

（唱）今後已無蜀歌唱，（殺二兒）吾家以身祭國殤。（殺妻子）

劉禪：諶兒，瘋了嗎？

（張皇后上場）

張皇后：皇上，何事驚慌……？啊！北地王，為何如此殘忍？

劉諶：殘忍？今日汝等降魏，何不說對昭烈帝殘忍，何不說對張飛將軍殘忍？祖父（朝劉備像說話）孫兒雖無能，然此身終屬蜀漢。（自殺）

劉禪：兒啊！（拿起劉諶之劍，作勢抹頸）

張皇后：皇上（以手抓刃，丟在地上）萬萬不可。

皇上，你若一死，成都大亂，蜀國就真的亡了。

劉禪：（頹然跪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呀！

張皇后：（唱）劉諶之怒割我掌，掌滿鮮血汗廟堂，

憤恨之靈應稍諒，諒此可憎苟活娘。

場景八：成都郊外，魏營內 人物：鄧艾、鄧忠、鄧良

鄧忠：父親，蜀國使者送來降書。

鄧艾：（皺眉，稍有怒氣）唉！（跺腳）居然在最後一刻投降，萬萬沒料到呀！

鄧良：（進場）蜀漢駙馬都尉鄧良拜見鄧艾將軍。

鄧艾：哦，你也我鄧家人，何人之後？

鄧良：吾乃漢司徒鄧禹之後。

鄧艾：哼！（冷笑）君可是我鄧家名門了？

鄧良：回將軍，是的。

（鄧良跪下，將投降書交與鄧忠）

鄧艾：哼！瞧你這模樣！不知道鄧家到底造了甚麼孽。（怒氣難平）

鄧忠：父親，蜀國的投降書。

鄧良：蜀國雖降，然吾皇仍命白毘精兵急援成都，請鄧艾將軍撤回所有城內之內應，若成都有一絲損傷，吾皇將立即撕毀降書，待白毘兵歸來決死戰。

鄧艾：汝等居然知我之計（略驚，思考良久）……好罷！來人，撤走烽煙！令眾內應城內待命。

鄧良：謝將軍。（站起，退場）

鄧艾：看似示弱，實為保全成都之妙著，看來劉禪是個聰明人呀！可勸大都督封這落魄皇帝為扶風王。

鄧忠：父親可是開玩笑吧！扶風王官位只在大都督之下了。

鄧艾：並無玩笑，蜀國雖弱，仍保有實力與吾等決戰，那白毘兵隨劉備東征西討，精銳至極，劉禪若昏庸，必與吾決戰，到時兩敗俱傷，於魏也許損一鄧艾，於蜀必損社稷之核。此降書並非蜀帝懦弱之象，反是精明之徵。

鄧忠：也是，若是諸葛瞻積極進攻，吾等早已死於綿竹之外，蜀帝投降可真謂天命使然。

鄧艾：非也，蜀帝雖精明，然為豎宦所惑，聽信巫覡，此事非天命，乃人禍也，若蜀帝遠小人，今日吾等未必就能滅蜀。哼！吾平生最恨豎宦，一進城，立即殺之，以慰蜀民及蜀國英靈。

場景九：成都城門前 人物：劉禪、張皇后、黃皓、蜀兵、鄧艾、鄧忠、魏兵

（雙手被縛的劉禪隨蜀兵、黃皓上場）

張皇后：（奔上場）皇上，這繩子又是何苦？

劉禪：此乃朕應負之罪。

鄧艾：（上場，鄧忠、魏兵隨著上場）你就是蜀國皇帝劉禪？

黃皓：是，這便是劉禪，那降書便是我寫的，也該獲得甚麼賞賜罷？

鄧艾：（唱）似有豎宦目無法，命人將此禍首殺。（鄧忠拔劍追黃皓）

黃皓：皇上，皇上救我。（奔到劉禪之後）

劉禪：自己造的孽，自己償還去。（側身躲開）

（鄧忠斬黃皓）

黃皓：啊！

劉禪：蜀國皇帝劉公嗣，今日在此宣告舉國向魏投降。（蜀兵、皇后跪地）

鄧艾：魏國今日受蜀國皇帝之降。（兩個魏兵抓著劉禪左臂右臂）不可失禮。

魏兵：是！

鄧艾：今日親眼見蜀帝，甚是欽佩，我親自為你解縛，（解不開）你這繩子，會不會縛得太緊些？

劉禪：比起先人與我之縛，稍鬆。將軍不必勞煩了，到那繩該鬆之時，便會鬆了去的。走罷！

魏兵：阿！（猶豫狀，鄧艾朝兩人點點頭）是！（提著劉禪、張皇后走）

鄧艾：（待劉禪一行人稍遠）這人，唉…哪裡像是一個亡國君主呢？

劉禪：（唱）古松蒼蒼堅壁踏，成都繁華馬蹄壓。

張皇后：（唱）耳雖不聞蜀風雅，餘生願隨君飄盪逝天涯，
前路茫茫身在哪？車輪軋軋伴寂峽。

場景十：魏宮 人物：劉禪、司馬昭、張皇后、蜀臣、魏臣

（酒席中，有蜀臣、魏臣，劉禪坐在司馬昭旁）

司馬昭：如今你也是我魏國人，魏國蜀國一家親。來人，演奏個蜀樂來聽聽罷！

劉禪：罪人劉禪謝晉王恩寵。

司馬昭：這蜀樂高聳莊嚴，如見古松蒼蒼在山岩上。

劉禪：是嗎？（演奏完畢）

司馬昭：妙啊！妙啊！（拍手，大家跟著拍手）聽這蜀樂，頗思蜀否？（對著劉禪問）

（拍手聲頓停）

劉禪：問我嗎？（站起，不敢看蜀舊臣）此間樂，不思蜀。

（眾人嘩然）

魏人：哈哈！這就是以前蜀國的皇帝。

魏人：哈哈！簡直就是安樂公。

司馬昭：此言大妙，明日我立即向皇上提議，封你為安樂公。

劉禪：安樂公叩謝晉王。

蜀人：天啊！早知此人資質平庸，未料今日竟出此言，辱己辱國。

蜀人：先帝早知皇兒平庸，令諸葛丞相繼蜀帝之位，丞相不肯，唉！今日此人醜

態盡出……。

（劉禪繼續跪著，司馬昭笑著快速退場）

蜀人：（唱）蜀有此帝愧丞相，

魏人：（唱）但可扮丑樂晉王。

（蜀人、魏人緩慢散場）

（場上剩劉禪，張皇后緩步進場）

幕後男（蜀大臣）：封禪大典已畢，恭迎皇上登基！

幕後男（年幼劉禪）：我……會是個好皇帝嗎？

幕後男（蜀大臣）：皇上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實乃蜀人之福也。

（幕後突然出現許多嘈雜之耳語）

劉禪：（站起）所以，我……是個好皇帝嗎？

（吵雜之耳語頓停，隨之而來的是眾人的嘆息）

幕後男（蜀人）：早知此人資質平庸。

劉禪：幼時繼母棄我，少時眾臣瞞我，老時宦豎欺我，而今魏人戲我，

（唱）雙手雖再無網綁，心卻自鎖如括囊。

喪子之痛豈易忘，自娛安樂藉殘觴。

（白）此後，我只能自棄、自瞞、自欺、自戲，何人能明瞭？（哭倒）

張皇后：（看著哭倒的劉禪良久）（突然深深鞠躬）皇上。